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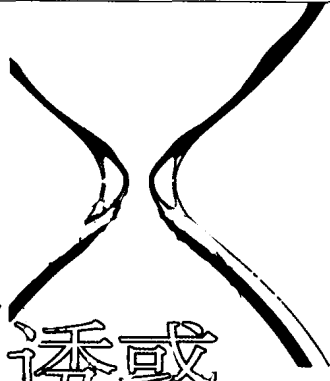
M E N & W O M E N

红色诱惑

甘い闇

[日]阿刀田 高〇著 叶婷〇译

M E N & W O M E N



红色诱惑

叶蓉

[日]阿刀田高◎著 叶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诱惑 / (日)阿刀田高著;叶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327-5606-3

外文书名:甘い闇

I. ①红… II. ①阿… ②叶…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8874号

Copyright©2012 by Takashi Atoda

简体中文版由阿刀田高经由OH INTERNATIONAL株式会社授权出版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1-056号

红色诱惑

[日]阿刀田高/著 叶娉/译

责任编辑/赵平 装帧设计/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6.5 插页2 字数101,000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5606-3/I·3287

定价:23.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严重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512-53218653

目 录

午夜飞行 / 002

祭奠阿槐 / 018

危险的场所 / 038

沙漏 / 050

看脚的男人 / 068

胜子 / 088

鞋的下落 / 104

菱形恋慕 / 120

星空 / 136

秋千 / 152

奇谈派对 / 170

自作解说 / 192

作品赏析 / 198 唯川惠

香水的香味就飘进了进来。只要关上房间里的灯就能清清楚楚地感到那香味。黑暗中只有那朵玫瑰。

午夜飞行¹

¹ 午夜飞行是娇兰世家第三代调香师雅克·娇兰于1933年调制出的一款香水，据说灵感源自《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絮佩里的同名作品《午夜飞行》(Vol de Nuit, 也译为《夜航》)。

一月中旬过后，一个关东极为少见的大雪之夜，酒井淑郎在横滨的 S 宾馆邂逅了西胁真一。

岁暮忘年会的抽奖活动中，酒井抽到了“夫妻入住 S 宾馆一晚”的招待券。

“如果是温泉胜地也就罢了，横滨的话倒真是叫人左右为难。”

“我请你吃中国菜吧。”

就这样，夫妻两人从东京出发，特意到横滨住上一晚。

然而，意想不到的严寒让妻子罹患感冒，这样一来，连去中华街都没了兴致。酒井夫妻决定在宾馆的咖啡室随便打发一餐。

“这儿只有三明治。”

“哦，那就足够了。”

宾馆生意冷清，咖啡室内人影稀疏。覆盖着厚厚积雪的起重机的对面，黑色的大海连绵起伏，景象一片萧瑟。

一走进咖啡室，酒井就注意到临窗的座位上坐着一个身穿浅褐色毛衣的男子。不过，那人正专注地眺望窗外的景色，因此看不见他的长相。

“请给我一包火柴。”那个男子把头转向柜台，两人的视线一相交，立刻互相点头招呼。

“啊，是西胁先生。”

“哟，酒井啊。好久不见啦。”

“嗯，真的是有一阵子没见面了。”

西胁是酒井大学里的学长，两人曾经同为油画俱乐部的会员。

“怎么会来横滨的？”

“在公司忘年会的抽奖活动中，抽到了招待券，所以就带着老婆一起来了。”

酒井唤来妻子，将其介绍给过去的学长，接着反过来问道：“西胁先生，您为什么会来横滨呢？您也住在这家宾馆吗？”

西胁的家应该位于目黑区。家在东京的人却跑来横滨住宾馆，如果没有相当特别的理由，一般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

西胁身边并没有外套，而且桌上还放着宾馆的房间钥匙，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下榻在这家宾馆的住客。

“嗯，有点事。”西胁含糊其辞地应道。

是为了和女人见面吧——

酒井直觉地认为。

西胁是一个潇洒的男人，有那么一两件风流韵事也不足为奇。

刚一照面时，他脸上那种略显羞涩尴尬的笑容似乎进一步印证了酒井的猜想。

如果是那样的话，再追问下去反而会让对方难堪。而妻子也正好吃完了三明治，正要回房。

酒井若无其事地扯开话题，“天气一下子就冷起来了。”

“今晚也许会积雪呢。”

“这鬼天气害得我老婆都感冒了。”

“哦哟、哦哟，那可真是糟糕。难得有机会夫妇两人一起出门旅行。”

“也没这么严重啦。那我就先告辞了。”

“啊，是吗。你的房间在哪儿？”

“五楼五〇五。”

“我住在七楼的七〇六。方便的话，等一下到我房间里来玩吧。”

西胁邀请道。

——噢？难道不是和女人在一起吗？

正在疑惑间，妻子已经迈步向出口走去。

“噢。”酒井模棱两可地应了一声，便紧随妻子离去。

和妻子两人闷在房间里看电视，酒井只觉得百无聊赖。索性上床睡觉，可又久久难以入眠。倒是妻子发出了轻微的鼻息，独自一人睡得正香。

酒井取过电话，试着拨通了七〇六号房间。

“我是酒井，一起去酒吧喝一杯吧。”他客气地提出邀请。

“宾馆里的酒吧已经停止营业了，关门关得早。不如到我房间来吧。

夫人呢？”

“已经睡下了。”

“那不正好吗？威士忌和冰块我这儿都有。”

本以为西胁有女伴，不料估计全然错误。

酒井乘电梯来到七楼，一路寻找七〇六号。

快十一点了，宾馆昏暗的走廊上鸦雀无声。

“晚上好。”酒井敲了敲门。

“来啦！”西胁的声音里透出几分兴奋。

房间内的灯光同样昏暗，窗帘拉开着，西胁似乎正在一边欣赏窗外的雪景，一边啜饮着对水威士忌。

“您这是赏雪酒吧？”

“啊，算是吧。”

西胁房间内的窗户和大海正好是两个方向，因此景色并不怎么样。

窗外只有几幢冷冰冰的高楼在雪中兀自泛出昏黄的光亮。

“加冰块吗？”

“嗯，可以。麻烦了。”

桌上放着腰果罐头和烟熏乌贼。

——是专为在房间里喝酒才预备的吗？

也许吧。西胁的举动让酒井颇有些莫名其妙。

“您到横滨来是有公事吧？”他再次把心中的疑问抛了出来。

“不，不是那样的……你工作方面怎么样？”西胁改变了话题，似乎故意要避开酒井的问题。

“没什么特别的，马马虎虎啦。”

“啊，是吗。我也凑凑合合吧。”

两人一边喝着对水威士忌，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了工作方面的事情以及双方都认识的朋友。窗外，雪依然下着，街上的灯一盏一盏地相继熄灭。

“你觉得我是出于什么原因才来这里的呢？”夜深人静，对酌的两人都显出了醉意。此时，西胁突然没头没尾地冒出了一句。

“我不知道。”

“那我就告诉你吧，不过也许你会觉得这是一件无聊的小事。”

“没关系的，您说吧。”

酒井发现西胁的表情一下子僵硬起来，还时不时地举手挠头。这是他思考问题时的习惯动作。

“你和夫人是自由恋爱之后才结婚的吧？”

“也算不上是什么自由恋爱啦，不过说起来，我们两个还真不是通过相亲认识的。”

“那么或多或少也有过狂喜、迷恋诸如此类的体会吧？”

“这个嘛，怎么说呢……大概比不上西胁先生您吧。”

酒井本想开个玩笑，可西胁的脸上没有一丝笑意。他用手指着窗户对面，问道：“你看见那幢公寓楼的窗户了吗？”

“嗯。”

“其中一扇窗户里住着一个我认识的人。”在说到“人”这个字的时候，西胁刻意加重了语气。他所指的是一幢三层楼高的建筑，二十多扇窗户里只有五六扇还亮着灯。

“哪一扇窗？”

“已经一片漆黑了。”

“噢。”酒井等着对方说下去。

西胁轻轻点着头，似乎在数飘落的雪花。他沉默了一阵子。突然，他使劲嗅了嗅房间中的空气，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你知道有一种香水叫午夜飞行吗？”

“不知道。”

“法语好像是 Vol de Nuit。虽然叫午夜飞行，不过和飞机没有任何关系。那种香水在黑暗中会散发出甜美的香气，也许是因此而得名的吧。”

“嗯？”

“是那个人告诉我的。是她爱用的香水。”

啊，原来如此。所以西胁才会突然扯到香水的话题。

“怎么样？再来一杯吧。”

“好，谢谢啦。”

“这酒度数可不低。”

“还好。”

“是吗。”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西胁杯中的酒从对水威士忌变成了加冰威士忌。咕嘟一声，他将杯中的深色液体一饮而尽，似乎想要一醉方休。

“唉……我和她早就认识了，一度曾经非常亲密。可是后来为了一

件小事吵翻了，就此分手。之后有六七年没再见面。某一天突然收到她的来信。一打开信封，便飘出一股香气。”

“嗯……”

“信里并没有写什么特别的事情，不过我总觉得香水的气味，该怎么说呢……好像在传达她的心意。”

“是这样啊。”

“所以，我和她取得了联系，再次见了面。由于以前关系很亲近，因此很容易就重修旧好。可她已经结婚了，而我也早已成家立室。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能随心所欲地见面。”

“啊，是这样啊。”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想方设法一个月碰一次头。每到那一天，我就会入住这家宾馆，等待她的到来。”

看起来我在咖啡室中见到西胁时，“是为了和女人见面吧”这一直觉应该没有错。

——今晚那个女人也会来吗？

如果真是如此，这样没完没了地喝下去总不行吧。

我还是知趣地告辞比较好——

酒井偷偷地瞄了一眼西胁的脸。西胁频频挽留道：“再喝一点吧，还没到十二点呢。”

看样子接下来他还有些知心话想说。

“那我就再打扰一会儿。”酒井一边喝着不知道已经是第几杯的对水威士忌，一边听着西胁的倾诉。

信被寄到男人的公司。

由于女人改了姓氏，因此男人并没有马上认出寄信人是谁。

拆开信封。

一股似有若无的甜美香气洋溢在鼻尖。

就在那一瞬间，男人知道了是谁寄来了这封信。

——好多年不见了，为什么会写信给我呢？

丝丝缕缕的香气唤醒了男人心中早已尘封多时的记忆，他的脑海中蓦然浮现起女人的肢体、女人的体味。

女人也许在信封中悄悄地喷洒了香水。

是她的风格——

男人想。那份用心也令他怀念。

信写得很简单。

结婚后，成为一子之母，时常会想起过去的事等等。信的最后她问道：“你也已经结婚了吗？”

男人坐在办公室的桌前，百思不得其解。

漫不经心的文字反而让他觉得意味深长。

他再一次把鼻子凑近信封、信纸，用力地嗅了嗅。

的确还记得——

毫无疑问，是女人的气味。是当年两人如胶似漆时女人身上的香味。

女人并不是经常散发出如此馥郁的芳香。只不过有时候介意自己的体味，做爱时会特意在全身上下洒上带有花香的香水。

因此，那种香味——从信封中幽幽散发出的香味立刻让他想起了昔日两人水乳交融的场景。香气本身就是拥抱的象征。

想要见你，想要被你拥入怀中——

男人觉得那封信似乎在发出如此的呼喊。

他决定和女人见面。

出现在他面前的女人略带憔悴，然而美丽却犹胜往昔。

“真想你啊。”

“没想到还能见面。”

“你一点都没变。”

“不过……我们为什么会分手呢？”

“我也不知道。”

“是你不好。”

“为什么这么说？是你说再也不想看到我了。”

“那是因为你不爱我。”

“是吗？我一直认为是你讨厌我。”

“但是，事到如今再说这些也于事无补。”

“你的婚姻挺幸福的吧？”

“你这样认为吗？那你呢？”

“普普通通吧。”

话题刚一接近敏感区域，便倏地一下离开了。

两人之间笼罩着一种尴尬的气氛，可是如果就此分别，那这难得的重逢就变得毫无意义了。随着离别的临近，时间的短暂让这两个人不由得开始赤忱相对。

“我想见你。”女人歪过身子，肩膀轻轻颤动，嗫嚅着向男人吐出这句话。

“我想抱着你。”男人的视线穿透了女人的衣服，似乎在搜寻着什么。

女人的身体猛然抖动了一下。

男人还记得当女人达到高潮时就会出现这样的动作。

“我想抱你。”

“嗯……”女人缓缓地点了点头，“但是，今天不行。我必须回去了，对不起。好不容易挤出这点时间……”她说着用双手盖住了自己的脸。

“是吗？下一次什么时候能再见面？怎么碰头？”

“明天或者后天。你能来横滨吗？”

“没问题。”

“我会想办法出来的。”

“一定可以的，是吧？”

“嗯。”

就这样，男人开始往返于东京和横滨之间。

凑巧的是，S 宾馆正位于女人家附近。从宾馆的窗户可以看见女人家里的灯光。

女人的丈夫一个月总有一两次因为加班而晚归。女人把四岁的孩子哄睡着，就关上灯，偷偷地溜出家门。

男人靠在宾馆的窗户边，一边无聊地喝着酒，一边等待女人的到来。女人家中的灯一熄灭，就代表着她不一会儿就会出现在宾馆的房间里。

如果女人在宾馆的期间，家中的灯亮了，就意味着家里发生了意外的变故。要么是丈夫回来了，要么就是孩子醒了……

转瞬即逝的甜蜜幽会，如同走钢丝般岌岌可危的爱情。

女人推开门，男人一把将她搂住，两人的唇瞬间重合，交缠着滚倒在床上。

“你来得好晚。”

“真想你。”

男人迫不及待地剥去女人的衣物，兴奋犹如燎原之火升腾而起，将两人的心烧成灰烬。

灼热的黑暗中散发着幽幽的香水味。

“是你身上的味道。”

“这种香水叫午夜飞行。”

“噢。”

“因为在黑暗中只有气味会飘散开来。”

“原来如此。信封中传出来的也是这种香味吧？”

“你注意到了？”

“那还用说，我怎么可能会忘记。你总是用这种香水。”男人的指尖越探越深，寻找香气的所在。

“啊……你……”女人嚅嚅道，渐渐地沉入欢乐的海洋，越来越深、越来越深……

缠绵之后，两人十指相绕，一同看向对面的窗户。

“那里住的人好像和我一点都没关系似的。”

“嗯。”

“从对面的窗户看到宾馆时，总觉得很不好受。”

“我也是，从这里看你的窗户也不是件开心的事。”

“可是，我痛苦的时间更长。好像只有在这里，我才是真正活着的……”

“就算是上班的时候也会想起你。有时候，好像突然闻到了你的香水味。”

“真的吗？”

“没骗你。”

“下次什么时候才能见面？”

“看你的情况。”

“我再联络你。”

“我送你回公寓吧？”

“算了，会被别人看见的。”

女人穿好衣服，毅然决然地转身离去，没有表现出一丝留恋。

男人送女人出门后，重新回到窗边，怔怔地眺望对面，直到女人房里的灯光亮起，然后再次熄灭。

有时，女人姗姗来迟，等得不耐烦的男人便独自上床、入睡。

每次女人都会出现在他的梦境中。大部分都是被人追逐的梦。两人手拉手，拼命地逃，屏住呼吸，躲藏在黑暗的山洞里。

女人身上的气息便会悠悠然地钻入他的鼻子。

——这香味不会被别人发现吧？

然而，女人越来越大胆，散发出的香气也越发浓烈。

啊，不行！要被发现了——

惊醒的他睁开眼睛，不知什么时候女人已经来了，正跪在床边静

静地凝视着他。

“你来啦？”

“你的眼角一直在跳呢。”

“我做梦了。”

“什么样的梦？”

“关于你的梦。梦里有你香水的味道。”

“是吗。”

男人伸手抚摸，女人的身体扭动起来。就这样原本静止的香气被搅动了，洋溢在空气中。

这样的幽会持续了数月。两人很少谈论起这段感情将会何去何从。

就算谈了，又能怎样呢？

甜蜜的幽会过于短暂，根本找不出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讨论上。

只能走到哪里算哪里——

似乎在逃避徒劳的思考，两人纵情欢愉，将爱情的结局交付于官能的浪潮。

突然从某一天起，女人的联络戛然而止。

虽然在意料之中，可男人还是禁不住猜测是不是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他依然等着女人来联络自己。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女人音讯全无。在这种情况下，男人去了横滨，打探消息。

没花多少时间他便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女人已经不住在那幢公寓里了。

公寓附近杂货店的老板把事情的大概经过全都告诉了他。

窗户内的灯又熄灭了一盏，夜越来越深。

酒井一边听着西胁的诉说，一边在脑海中想象着各种画面。

很难勾勒出女人的样子，大概三十四五岁吧。不知道为什么，他

觉得那是一个有着白皮肤、大眼睛、浓密黑发的女人。平时温顺娴静，做爱时却热情如火、大胆奔放。

但是，酒井不知道那个女人是不是真的像自己在脑海中所描绘的那样。西胁的话中似乎有什么让人难以释然、模糊不清的地方。那种感觉就像是在黑暗中寻找花香一般，总是不能找到确切的位置。

不知不觉间，雪已经停了，只有夜色的最深处染上了一层白色。今夜想必会冷得够呛吧。

然而，宾馆的房间内却温暖如春，冰盒中的冰块几乎全都融化了。

没有了冰块的威士忌，喝起来就像是只有苦味的廉价饮料。

西胁刚一停下话头，酒井赶紧插了一句：“是发生了什麼不好的事情吗？”

“没错。”

“被她丈夫知道了？”

“不是。”

“那是为什么？”

“她突发急病死了。”

“是那个女人吗？”

“嗯。好像是肺炎。”

“现在还有人因为患上肺炎而死掉的吗？”

“应该有吧，因为她就是这么死掉的呀。十一月初有一段时间特别冷，好像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吧。病菌侵入了大脑，救不回来了。”

“怎么会这样？”

“是杂货店老板告诉我的，所以具体的情况不是很清楚。不过，她原本就不是那种特别健康的人。也许过于劳累了吧……”

脸色苍白、体质虚弱的形象倒是和酒井的想象挺相符的。

“您一定很吃惊吧？”

“非常吃惊。有一阵子根本不能相信，整天胡思乱想的。”